中篇小说双月刊

8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5'2
（总第24期）
柳泉

编者的话

我们编完本期之后，恰值泉城瑞雪初霁。人们祈瑞雪之殷，是为丰年之兆。辞后便是盎然春意的翩翩到来，它象征着文艺百花葱茏繁茂。

本期发表了五部中篇小说。李颖捷的《临界点》，以侦破某驻军营区的储蓄所冒领汇款一案为线索，向我们叙说了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娓娓动听，发人深思。李心田《印满眼睛的房子》，围绕着某厂住房纠葛，尖锐地提出了党的领导干部严以律己，取信于民的重要。张长弓的《彩色的鹰》，以清新委婉的语言，描绘了内蒙草原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张笑天、卢万成的作品、则从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了真、善、美。

通俗文学，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本期除继续连载《女皇武则天》外，又选登了《李玉琴入宫纪实》，以增加可读性。以后我们还将尽量选发反映历史，反映生活真实，思想性积极而又有一定艺术水平的作品。

柳泉

中篇小说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总第二十四期）

目　录

临界点 …… 李颖捷（3）

印满眼睛的房子 …… 李心田（41）

彩色的鹰 …… 张长弓（72）

无意中的雕塑 …… 张笑天（99）

黎明的歌者 …… 卢万成（113）

女皇武则天（长篇连载）…… 李端科（177）

李玉琴入宫纪实 …… 张一虹（153）

论新时期文学中改革人物的形象塑造

…… 缪俊杰（134）

试论邱勋的儿童小说创作 …… 高夙胜　吴振邦（141）

人民需要戏剧 …… 赵焕章（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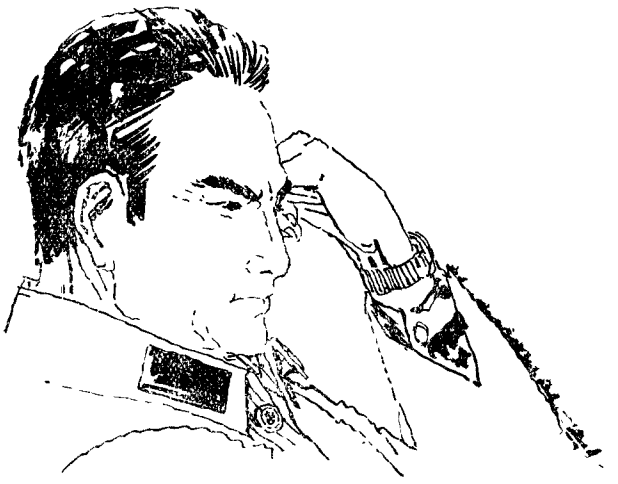
改革中的一盏路灯 ……孙昌熙　高旭东（149）

——读《前面一串路灯》

封面设计：张建辛

题字：张鼐　许光　崔子崇

临界点



李颖捷

1

师政委刘新文有个毛病：跟人说话之前，总要先用手捏捏鼻子。知道内中奥秘的人早习惯于此，并不觉得怎么样；不知道的，尤其那些外单位来的，同他初次接触的人，总觉得象政委这么大个官，好歹也算是高干了，一说话就捏鼻子，似乎有些不雅。“你们政委是爱斯基摩人吧？”其中个别人自恃懂得些人文地理，拿这话来考问师机关的干部。偏偏被问的人又不知道其中的典故，陪了半天笑，到底也没弄清这问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还是宣传科长卢金升给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爱斯基摩人是生活在北美及极地一带的一个民族，他们见面的礼节不是敬礼，不是握手，而是摸鼻子。

说起来，刘新文的捏鼻子，也实在是没法子的事。他过去干过炮兵，打仗的时候耳朵叫炮弹震坏了，鼓膜塌陷，别人说话他听不清。所以在听别人说话之前，他要先捏住鼻子，憋一口气，把鼓膜顶起来，那鼓膜才能振动如初。

这不能说不是个缺陷。但老头却很达观：“这样倒好，爱听的我就听，不爱听的我就不听。”别人开他玩笑，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你专拣爱听的听，当心身边出小人。”他立即反驳：“知道吗？人的记忆力百分之八十五靠眼睛，只有百分之十一靠耳朵。所以呀，你大可不必为我担忧。我眼睛好使。”

谁知这话是不是触犯了神明呢？老天爷似乎存心要检验一下他的眼力。这不，来事了。

冬天天黑得本来就早，在这大山沟里就更早了。下班的时候，窗外已经是任嘛也看不见了。刘新文揉揉双腿，提起包准备回家。整整一下午，他坐在那里一动没动。除

去接了两个电话，他把各团和直属队关于今年老兵复退工作的报告，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并作了一些批示。然后从中挑出两份比较好的，又精读了一遍，准备打印后上报和下发。如今，腿都有些发木了。谁知人不拉门门自开，保卫科长丁强一步跨进来。屋门险些打在刘新文的脸上。刘新文一怔，刚想说句什么，一看丁强的脸色，到口的话又咽了回去。相处多年，丁强脸上的每一种表情代表什么意思，他几乎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丁强又习惯地用牙叼住了下嘴唇，那就是说，他要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而这些话一般地来讲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出什么事了？”刘新文把包随手丢在沙发上，转身往回走，将丁强引到写字台前。

丁强并未急于作答。直到刘新文捏了下鼻子，点了点头，才说：

“邮电所出了个案子：不知是什么人，用捡到的汇款单，从邮电所冒领了三百元汇款。”

果不其然！刘新文把双臂往桌上一架：

“什么时间？”

“前天下午。今天报的案……”

“报谁的案？石晓春？怎么拖这么长时间？”

“据石晓春讲，今天丢了汇款单的战士来报失，她才知道钱被别人冒领了。”

“噢……”刘新文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们准备立案侦查。”丁强用请示的口吻说。

刘新文再次点点头，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仿佛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

“军区工作组要来了……”

丁强迎着他的目光，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了他一会儿，突然头一低：“我明白。”

丁强走了。刘新文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突然径自笑了起来：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

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觉得这话好笑。笑了一回，似乎还嫌不够；想想，又笑了一回。就这么想想、笑笑；笑笑、想想地回家了。好象邮电所的案子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快。

说来也是，丁强又没钻到他肚子里去，怎么会明白他的心思呢！那是刘新文的一个秘密，抑或是一个小算盘。

不久前，师政治部主任进校学习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谁将出任主任一职，便成了机关里热门的话题。上级机关希望师党委尽快提出自己的意见上报，以便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做为党委书记，刘新文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但他不愿先把自己的想法端出来，他怕那样会造成“一鸟入林，百鸟噤声”的局面。他们是想验证一下，看看群众的意见是否和他的打算相合。相合呢，一切都好说；不合呢，那就需要再进一步地考查。自然，人选报上去，批不批他说了不算，可荐贤举能这一关，他是非把不可的。他不但要为当前着想，也要为全师的将来着想。要保证这个师政治部主任将来也能接政委的班。这当然不是指接他的班，他知道自己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一俟入校学习的主任回来，他就可能让位，而后离休。要紧的是得把他在任五年取得的成就巩固下去，发扬光大。这成就简单地说，就是五年无政治事故。没当过兵的人，对这五年无事故大约不会感兴趣；但当过兵的，尤其是现在还在当兵的，都知道这是件大事，而对刘新文来说，就更是大事中的大事了。这五年，可说是历史上的转折时期，五年无政治事故，那就意味着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全师和党中央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做这样一个师的政委，在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创造这样的成绩，他已经很满足了。说不定，军史上都会给他落上一笔的。他甚至连离休后的打算都有了：一离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天就提着菜篮子上街。他不怕别人认出他来，就怕别人认不出来；只要认出他来，顶多说："瞧，××师的刘政委，离休了，上街买菜来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人们知道他是××师的政委，当然也知道这个师在他的统率下的所作所为，这就够了！别小瞧呢，他——代表了一个时期！然而，令人担心的也在这里。万一将来的继任者是个愚蠢的家伙，那可就糟了。怕是出门还得化化装呢！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上头办蠢事。

为此，师党委开过好几次会了。呼声最高的，是宣传科长卢金升和保卫科长丁强。要问刘新文自己的意思，他是倾向于丁强的。这样说，并非他觉得卢金升不够格，而是丁强更合适一些。在他心目中，如果丁强是"马前张保"，那么卢金升就是"马后王横"。乖乖，他自己不是成了岳鹏举喽？他自然不敢以此自况。岳飞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政委。但做为一个共产党人，除了应该具有"精忠报国"的博大胸襟之外，难道不应该比封建社会的人们更能求才若渴、知人善任吗？

屈指一算，他和丁强的"交情"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如今他已是两鬓如霜。抚今追昔，感慨几多？

那时候，刘新文在师组织科当科长，才三十几岁，正值壮年。有一次，他为什么事去警卫连，正赶上课间休息，连长和一群战士在掰腕子。擂主是个新兵，这从那顶整得有棱有角的军帽上就看得出来；老兵的军帽戴在头上都很熨贴，新兵则不然，褶子不说，还故意用报纸衬了起来，活象个大盖帽，看着别提有多别扭了。这新兵长得挺干巴，只是两只眼睛忒有神。他一连掰倒了好几个膀宽腰圆的战士，连擒拿格斗样样在行的连长竟也败在了他的手下。而他自己却是心不跳，气不喘，胳臂肘架在桌上，眼睛向四下扫着，意思是说："谁还敢来？"刘新文一看没人敢应战，把袖子一捋："我试试。"在机关里掰腕子，刘新文所向无敌。他过去干过炮兵，连续装填百十发炮弹跟玩似的，练就得粗胳臂粗腿，忒有劲。此刻，他把巴掌一伸，围观的人直吐舌头。这是多大的巴掌啊，恨不能顶那新兵的两个大。但对方并不怯阵。两只手一握，刘新文就觉出来了：对方的手跟老虎钳子似的，五个手指尖象五根铁爪；他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强的对手。一开始，两人还僵持了一会儿，渐渐地，刘新文有点吃不住劲了。他几次运足气，想改变一下局面，都没有奏效。不得已，他使出自己的绝招，以守为攻。他把腕子往后一松劲，托住了对方的手。任你压吧，立柱千斤。这腕子是推上千发炮弹上膛练出来的，要想扳倒谈何容易！等你将力气耗尽，一反手便可反败为胜。谁知他的算盘打错了。对方的劲似乎越来越大，很快他就吃不消了。那时候年轻气盛啊，这么大个块头败在无名小卒手下，他真不想丢这个人。他咬牙坚持着，额上的青筋卜卜地跳，眼珠子恨不能都鼓了出来。连长在一旁看着不好，赶忙说："好了，好了，平手！"可那新兵根本不让。刘新文本想借连长的话下台的，一看对方的劲头，也来了气。手臂离桌子只有几公分了，却仍不肯罢休。"行了，行了。"有人想和解了。可那新兵却嗯了一声，倾尽全力给刘新文来了最后的一击。糟了，只这一下，刘新文顿时觉得疼痛钻心，脸刷地白了，额上也冒出了冷汗。胳臂抬不起来了。到卫生所一看：前臂骨折。整整吊了三个月的绷带。警卫连长看事情闹大了，拉着那战士去给他赔礼道歉，说："刘科长，你看这事闹的。都怪我们平时对战士管教不严。现在丁强（他那时候才知道这战士叫丁强）认识到自己不对了，特来向你道歉。"说着把丁强往前推推，示意他说点什么。谁知丁强竟低着头一声不

吭。急得连长一个劲地使眼色。刘新文虽然觉得这事挺窝囊，但听连长这一说，也不好意思了。连忙摆摆手："算了，什么大不了的。玩嘛，干嘛那么认真？"谁知丁强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讲了一句话，让连长一阵发窘，让刘新文心里一惊："谁让你们瞧不起我的！""丁强，不许这么说话！"连长赶忙阻止。刘新文却拦住他，说："你倒是说说，我怎么瞧不起你了？"丁强一下子引起了他的兴趣。"凭你那身块儿，你就没瞧得起我。"丁强说。刘新文哈哈笑了，又问："你长得这么瘦，怎么这么大劲？""我在家练过铁砂掌。"怪不得！刘新文心里暗暗服气。自此，他和丁强就认识了。所以，在刘新文当了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他并没有忘掉丁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当了排长的丁强调到师保卫科。

事实证明，刘新文没有看错。丁强在保卫工作这个岗位上，真是如鱼得水。但真正使刘新文认识到丁强具有一个优秀的政治干部所必备的素质的，还是去年的那一次。

当时，丁强带着一个工作组在某团搞调查。这一天，他来到二营。刚到营部坐下不久，突然有人来报告，说四连出事了：一个战士举着手榴弹堵在连部门口，要连里批准他回家探亲。这战士的母亲在家因为邻里纠纷被人打伤了，家里来电报催他回去。连里怕他回去闹事，加之他平时表现不佳，便没有同意。但因为思想工作没跟上，双方发生了冲突，矛盾迅速激化了。

真是千钧一发！这手榴弹一响，就是一起恶性事故。

丁强闻听，二话没说，拔腿向现场跑去。

没经过类似场面的人可能想象不出当时的紧张气氛。战士们都离得远远的，在一旁观望。谁都知道手榴弹有效杀伤半径是十五米。此刻，如果稍微处理不慎，甚至一句话，都可能将手榴弹引爆，出现不可想象的后果。

丁强突然出现在众人的前面。二营长和教导员紧跟上来，用力拉住他的手，一左一右将他屏护在后。

"你们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说话。我是科长，有权命令你们。"丁强暗暗叮嘱着，推开二营长和教导员的手，兀自跨上一步。

人们刹时紧张起来，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那战士的手榴弹忽地升高了。也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干部。

丁强把手一背，哈哈笑了："小伙子，我是师工作组组长丁强。我不但可以管你们连长，你们营长，连你们团长我也管。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提，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

说着，他竟倒背着手，慢悠悠地朝那战士走了过去。围观的人们几乎同时倒抽一口凉气。丁强却仿佛毫不在乎，边走边说：

"我相信，我们的战士是通情达理的。不是万不得已，谁会采取这种行动？你想想你父母，他们把你送到部队来，不是盼着你能出息吗？你母亲现在受伤躺在家里，要是知道你这么着，心里还不得急死呀？你想回家报仇，这样不但报不了仇，把你自己也害了。害了你不说，你母亲在家怎么办？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对得起她吗？……"

说着说着，丁强已经走到战士跟前了。那战士起初横眉立目，一副拚死拚活的架式，听了这一番话，竟眼泪汪汪的了。手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丁强就势把手榴弹抓了过来……

就是这一次，决定了刘新文日后的倾向。

但是，当刘新文把自己的想法向一些人做试探性"侦察"的时候，没想到却碰了些软钉子。

"丁强这个人嘛，还不错。处事果断，有魄力。不过要当主任嘛……保卫干部当主任，好象还没有这个先例吧？"

"丁强？！我听说这个人有点傲气，群众关系也好象不是很融洽。好象有点独往独来。搞保卫工作嘛，听说还喜欢舞文弄墨，读点什么古诗词。象什么'独苍（怆）然而涕下'了，真是……当然，一孔之见，一孔之见。领导有领导的打算，我们……嗐，也说不准。"

而政治部的副主任说得就更妙了："这个人哪，是不是有点太能了？……"

能？！能什么呢？没深说。刘新文久思不得其解。有一次遇到他过去的老搭档，军政治部的金副主任，谈起丁强，刘新文似乎才找到这个"能"字的注解。金副主任说："丁强虽然不错，可我担心，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权威镇着他，说不定会闯祸的。要我看，卢金升这点比他稳当……"言外之意，对丁强也是不满意。

看来，舆论不利于丁强，而利于卢金升。这和刘新文的想法相去远矣。可他又真是相中了丁强，非他莫属。怎么办？以势压人，不足取；调和折衷，不可能——二者择其一；唯有机会——对，机会，对每个人并不是均等的。现在，机会就来了。这就是邮电所的案子。根据以往的经验，丁强办这类案子，可说是手到擒来，只要干得漂亮，就又会轰动一下子，这就给他举荐丁强的主张，再一次提供有力的依据。而这些，必须在军区工作组到来之前完成，这样，待工作组来后，他再重点汇报一下保卫科在预防政治事故方面的成绩，适当地吹吹风，扩大一点影响，想来会使一些头面人物赏识丁强的。当然，这一点，他现在还不能露。所以他笑，笑自己的狡黠，笑自己的得意。不过，万一丁强有失众望……不，不会的，他太了解他了。还是等着瞧吧！对，用眼睛——拭目以待。

2

丁强一接手邮电所的案子，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做为当事人的石晓春——邮电所的营业员，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有意隐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

在进行现场调查的时候，丁强特别注意发案当天都有谁到过邮电所。但石晓春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一天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再说已经隔了两三天了，我哪记得住啊！"这话说得倒也在理。丁强见问不出什么来，也就没再追问下去。然而事后的侦查结果，却大大出乎丁强的意料。确凿的证据表明：发案的当天，准确地说是在发案的那段时间里，有一个石晓春非常熟悉的人去过邮电所。这个人就是师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蔡运良。人们讲，这个小蔡平时和石晓春经常来往，关系"很不一般"，甚至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对这些，丁强过去就有耳闻。可见，石晓春不是记不得谁去过，而是有意隐瞒了这一事实。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小蔡去干什么？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一个个问号堆满了丁强的心胸。他决定再找石晓春谈一谈。

这天吃过晚饭，丁强由家里出来，沿着山坡散了一会儿步，然后拐向通往石晓春家的小道。经过权衡，他觉得谈话还是在对方的家里进行为好。在办公室或邮电所，似乎过于严肃，也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不利于创造一种互相信任和融洽的气氛，往往由于当事人的敏感和疑虑使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石晓春不是别人，而是宣传科长卢金升的老婆。到她家里去，有卢金升在场，关起门来说话，自然可以随便一点儿。

丁强敲开石晓春的家门，迎接他的，是石晓春那张因为惊愕而拉长了的瓜子脸。只

有短短的几秒钟，不等丁强发话，石晓春蓦地转回身去，既不问丁强来干什么，也不客气地说声“请进”，却径自对屋里叫道：

“老卢，有人找！”

“不，我来找你……”丁强解释着，随即跟了进来。石晓春却仿佛没有听到，自顾自地抱起四岁的儿子，进里屋去了。

“老丁吗，快来，坐，坐！”卢金升满面笑容地从写字台前立起身来，热情地拉住丁强的胳臂，邀他入座。并随手端过盛着苹果的果盘，“来，自己削吧！”

丁强也不客气，抓过苹果用刀子削着皮，心里却在不住地琢磨石晓春的举动。她不欢迎我？还是真没听见？还是怕？看来，谈话还未开始，就已面临着夭折。他不免有几分沮丧，但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你抓得可真紧哪，吃完饭就干。”丁强吃着苹果，瞟瞟写字台上满堆着的材料，对卢金升说。

“唉，政委催得紧哪！”卢金升一脸苦相，“军区工作组要来了，政委要我搞一份汇报提纲，可又不提要点，真叫人无所适从。”

“这是对你的信任。”丁强半开玩笑地说，“给你个独当一面的机会。”

“我这算什么？你老兄才真是独当一面呢！没有你，全师的保卫工作这台机器，可就不转了。”卢金升笑着，仿佛想起什么，随口问，“邮电所的案子怎么样了？”

“你听说了？哎，瞧我这话问的，你当然听说了，说不定比我听说的还早呢！我真是……”

“哪呀，我听说的也不早。”卢金升朝里间屋撇撇嘴，“她报案后才告诉我。我当时有些急了，问她，她也说不上个子丑寅卯，硬硬地记不起来了。问急了，给你几滴眼泪……唉，女人哪，真拿她们没办法。”

“噢……”丁强沉吟片刻，摇摇头，随卢金升一起笑起来。

“怎么样，最近有什么进展？”卢金升又问。

“唉，难哪！”丁强亦是一副苦相，“政委的意思，是要在工作组来之前破案。可现在，还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呢！”

“这是对你的信任。”卢金升模仿着丁强方才的语调说，“凭你那两下子，这么个小案子，还不跟玩似的？这是给你个施展身手的机会！”

两人互相看了看，忍不住又哈哈笑起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今天还是为这事来的。来找晓春？”卢金升说。

丁强笑笑，默认了。

卢金升当即对里屋叫道：“晓春！丁科长想找你谈谈。你出来一下！”

门启处，石晓春似乎有些不情愿地侧身走了出来，还没忘了朝屋里张望一下。大概孩子睡了。然后，她有些抱歉似地对丁强勉强笑了笑，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了。

丁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这种沉默。他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小石，看来这事只有你能帮我们的忙了。我希望你再仔细地回忆回忆：当时都有哪些人去过邮电所？当然……”

“我说过了，我真地记不得了。你想，一天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哪有心思去顾那些呀？”石晓春打断丁强的话，急急地说。

“这我也知道。”丁强显得很有耐心，“我是说，这些人，大部分是机关里的干部战士，在他们当中，总有一两个你认识或熟悉的吧？你平时和他们来往比较多，应该……”

“丁科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石晓春再一次打断丁强的话，脸色也倏地变了。

丁强一时语塞。

“嗐，什么意思不意思的？”卢金升在一

旁插嘴说："老丁是为了工作，你多什么心？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何必说这些？"

石晓春的敏感和敌意，使丁强很有些尴尬。说实话，他这样讲，并无什么恶意。其实谁去过邮电所他心里已经有数，只不过希望石晓春能借着他的台阶，把小蔡曾经去过这事讲出来。这样石晓春也就可以解脱了。然而这一效果非但没有达到，却一下勾起他许多不愉快的记忆。

石晓春在营房是个尽人皆知的人物。有关她的传闻，若收集起来，怕能装订成几大册。内容不外是一些"风流韵事"。有人说她"轻浮"，有人说她"水性扬花"，有人断言她结婚前就不是"闺女"，更有甚者，索性背地里喊她"破鞋"。对这些，丁强并不全信，但对"有风就有雨"这句俗话，倒是颇为认可的。不过，若考究起来，石晓春所以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一多半倒是因为她的美丽。三十多岁的人了，却还象当姑娘时那么娇妍。三年前，她刚从城市随军来到山里的时候，也许人们还没有听到有关她的传闻，那些随军家属们简直艳羡得了不得，似乎再动听的言辞也表达不了她们那种复杂和微妙的心情，终于化成一句："啧，啧，看人家是怎么保养的！"叹息声中，包容着无限感慨。

使丁强不满的，也正在这一点上。他对漂亮女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过去曾同一个漂亮的姑娘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姑娘是个负心人。至今想起，仍令丁强心里隐隐作痛。那是个令人下泪的故事，一直深藏在他的心底，从未对人提起过。所以，在丁强眼里，漂亮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好的。这也是他对石晓春的第一个印象。尤其在有关石晓春的传闻多起来以后，他的这个印象就更为牢固了。更叫他反感的，是一些家属，其中也包括自己的老婆，竟对石晓春趋之若鹜。石晓春是从城市出来的姑娘，她几乎不用花费太大的心思就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大到一举手，一投足，服饰，发型；小到一颦一笑，一枚发卡，一枚装饰性钮扣，她似乎都精心设计过，而又不露雕琢的痕迹。加之她自己有缝纫机，又做得一手好裁缝活，普普通通的料子经她的手一变，再在她身上一穿，顿时力伏群芳。女人都是爱美的。不少的人以她为样板，偷偷在后边"赶"，却永远无法超越。一次，丁强的妻子也做了一条什么呢的筒裤，穿上让丁强看。丁强只给了四个字的评价："东施效颦"。气得他老婆一天没跟他说话。

类似的事情多了。丁强也当是熟视无睹。他有他的事业，犯不着在这上头费心思。但今天却是不同。如果不是为了邮电所的案子，他也不会登这个门；如果不是看在卢金升的面上，他也不会这么忍气吞声，早就拍屁股走人了。尽管如此，他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好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借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卢金升象是在责备石晓春，更象是在打圆场："行了，行了，去看看孩子醒了没有！真是的……"

丁强虽然没有加意注视石晓春的举动，但还是感到了对方离去时那充满敌意的一瞥。

他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那天，因为处理侦察连一个排长动手打战士的事件，他回家晚了。他当时大概心里很烦。一进家门，闻到一股糊味，跑进厨房一看：米饭烧焦了。他火哧喇地叫着妻子的名字，一肚子不高兴。妻子在里屋应着："就来！"却半天没露头。他一把推开门，愣住了：妻子正对着大衣柜上的穿衣镜，在试一件新衣服，旁边立着笑容可掬的石晓春。石晓春大概是同他打了个招呼吧。不打还好，这一下反倒激起了他的无名火。他看也没看石晓春，朝妻子扔过去一句："美吧，往后你



就吃衣服，别吃饭了！”妻子嗔他大惊小怪，说：“人家晓春好不容易帮我改好的，抽功夫试试，你嚷嚷什么？”“饭糊了！”他没好气地吼了一嗓子。“啊？！……”妻子这才忙不迭地跑到厨房去了。恰好这时候小儿子从外边跑回来了：“爸爸，我饿了！”他把儿子一推：“找你妈妈去！”石晓春一定是看出他的烦躁来了，说：“丁科长，你忙吧，我走了。”他当时连嗯一声也没嗯一声。妻子把石晓春送出门外，转身刚进屋，他就说：“你以后少跟这样的人来往……”妻子急忙掩上门，瞪瞪他：“让人家听见！”……大概就因为这一次，以后石晓春见了他，再也没露过笑脸。

今天，是对他昔日的举动进行报复吗？丁强对卢金升不自然地笑了笑。

“女人哪，小心眼儿。老丁，你别在意。”卢金升宽慰他说。“我回头再跟她谈谈，让她好好回忆回忆。”

“没什么。”丁强又勉强一笑，随即站起身来，“你忙吧，我走了。”

“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你尽管说，可别客气。”卢金升并不挽留，跟着站起来送客。

“嗯……”丁强略一沉吟，差点将石晓春隐瞒的情节讲出来。但他终于忍住了没说。“谢谢你了。需要的时候，我会找你的……”

“见外了。谢什么？”卢金升把丁强送出门外，连声说，“有空来玩。”

门在身后掩上了。丁强停下脚，在黑暗里立了一会儿，用力出了一口长气。“笨蛋！”他嗓子眼里咕噜了一声，突然凭空踢了一脚，仿佛脚下有什么石头挡住了他的路。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在石晓春那里碰了钉子回来，丁强一夜没有睡好。他的诚意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令他十分恼火，同时也更加重了他对石晓春的怀疑。小蔡明明去过，她却一口咬定说记不得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当时在场的只有石晓春和蔡运良。如果不是这样，她断断不敢矢口否认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直觉告诉他，在类似的情况下，即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不排除两人合谋作案的可能。看来，从石晓春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只有从蔡运良身上去索取了。

他几乎毫不迟疑地就做出了决定：对蔡运良进行必要的审查，施行行政看管，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串供。

然而，当他冷静下来以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漩涡。如果此举出了纰漏，他准无法向人们说清他采取这种行动的根本动因，那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为别的，只因为石晓春是他的竞争对手卢金升的老婆。

他已经听说，他和卢金升一同做为政治部主任的预选对象，提交师党委会进行了讨论。近些日子，机关干部们都在嘁嘁喳喳议论这件事。初闻之下，他很兴奋。他本来早已绝了"更上一层楼"的愿望，甚至做好了适时"引退"的准备。

不久前，他妻子的兄弟，他的小舅子——一个转业的某市检察院工作的部队干部——来过一封信。信中说，他们那里很需要象他这样懂业务、有才干的人，他已经和他们头头介绍过他的情况，头头们很感兴趣，但只担心部队不放。"姐夫，我看你还是早些脱身为好。"信中写道，"趁着年轻，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凭你的能力，回到地方，不出三年，我敢断言：公安局长是你的。可在部队耗下去，你也就'老'在科长的位置上了，想往上再挣一挣，难乎其难。撑死干个副主任，又有什么意思？再说这样的先例恐怕在咱们军也是绝无仅有。捷足先登的，不是干部部门的，便是组织部门的，猴年马月能轮到你的头上？自然，干好了，可以再升到上一级保卫部门，但别忘了：僧多粥少，部队在精简整编。我这么说，并不是鼓励你当官，实在是为你抱屈。地方在搞改革，只要你有本事，就能人尽其才……"说实话，读了这封信，他的确有些动心。想想入伍十九年了，还能在部队干几年呢？韶华易逝，真不如趁年轻到地方去踢蹬一气。他觉得内弟讲得有道理，在部队，对保卫干部是有一种偏见。人们私下里讥讽他们是"克格勃"，平时见了面，也很少往他们跟前凑，仿佛这些人都长着"阶级斗争脸"，时刻准备从任何一个角落挖出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别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这样的人吗？但是，要真地叫他现在就离开部队，他又有些舍不得。且不说他这十几年来在部队洒下的一滴滴汗水，以及和上下之间患难与共的情份，他实在是还有好多事要做呀！可现在，似乎只完成了一半。所以他一直犹豫着没有复信。

忽一日，风变了：他竟被提名为三大部之一的政治部的主官。这可是他始料不及的。那久藏于心中的，要在部队好好干一番事业的热望，象地火一般在他的胸中熊熊地燃烧了。自然，复信的事也就不再提起。

这些年来，经丁强的手破获的案子不知有多少起了，信口讲，他可以不重样地给你讲上一天。据此，常有人说他简直天生就是干保卫工作的料。但只要一听这话，他会突然刹住讲述，拍拍屁股就走。脸也显见地阴郁起来。时常弄得人下不来台。于是人们往往在背后送他一句："狂的！夸夸你还不好？"久而久之，丁强"狂"，便成了一些人对他千古难易的评价。

其实，他们哪里晓得丁强的心事？丁强平素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不爱听，是因为他不服气。天生？谁要是干哪一行有了成绩，就是天生的，那不等于说他就得在这一行上干到死吗？了解自己的，莫过于自己。丁强相信，把他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他也会同破案一样干出点名堂来的。远的且不说，就说这保卫工作。在人们印象中，有出息的保卫干部大都是些艺高胆大、出入虎穴、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其实，一个真正的好的保卫干部，标准究竟是什么？是破案率吗？丁强并不以为然。

一次他到四川办案。闲暇时去游成都武侯祠。在清人赵藩那幅著名的楹联前立了很久。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好一个"从古知兵非好战"！丁强由衷地赞叹了。年年月月天天，和犯罪行为打交道，他觉得自己所想的，要说的，尽在这一句"知兵非好战"之中了。他常常想，如果没有案件发生——自然这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或者说越来越少，不是件大大的好事吗？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不在于"破"，而在于"防"。可有些人并不理解这些，一提起他，就是破过多少多少案子，似乎他破的案子越多，成绩也就越大。最令他不满，甚至可以说令他反感的，是无论是领导还是什么人，只要对外边来的人介绍起他，津津乐道的，总是那件被称为是他的"代表作"的案例。

那是前几年的事了。那时候，部队住在沿海的一个小城市，还没有调防到这深山沟里来。一天夜里，军人服务社被人盗走一盒手表。第二天一早才发现。丁强当即赶到现场。经过周密观察，发现服务社外墙上有一溜儿血痕。根据血痕的形状和位置，他推断：案犯在作案时不小心划破了手，匆忙逃遁时才发现自己受了伤，于是手一甩，把血溅在了墙上。据此，他又进一步推断出了案犯的身高等特征。一计算时间，立即拨通了市内各医院门诊部的电话。真是神机妙算！八点钟，医院一上班，案犯果然出现在某医院里，这边手还没有包扎好，那边电话已经打到了保卫科……

不错，这些都是成绩。但人们为什么不想想，只要有案件发生，就会危及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果能防止，岂不更好？可要真是那样，谁还会看得见他呢？还会有人再说他是天生干保卫工作的料了吗？他的才干呀，英雄气概呀，不也就与之俱消了吗？想到这一点，他有时很悲哀，为别人，也为他自己。

如果我是政治部主任，我就把现有的机关干部减掉三分之一，送出去学习，毕业回来再轮换，每个人离职学习两年，不出几年，让他们人人拿到大专文凭。这比他们现在这样一个礼拜学几个晚上要有效得多。僧多粥少，人浮于事的现象该改变一下子了。如果我是政治部主任，我要把现行的文件材料、简报等等，能砍掉的全部砍掉。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讲清的事，何必再写成报告层层递转？耽误多少时间？如果我是政治部主任，除了非开不可的会议之外，尽可能地不让会议成为我们的"工作"。而且，会议的发言也应该同国际上的某些论讨会一样，不准超过十五分钟，也不预备开水，这就要求他们以最简洁的语言，阐明他们的思想。这也是衡量他们水平的好机会。如果我是政治部主任……

丁强不止一次地设计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甚至连连队的文化活动都想到了。与其现在年年搞什么演唱组，什么一级级的文艺会演，不如把这些人力物力集中起来拍成录象，有可能的话请导演，拍电视剧。部队

里有才能的人很多，搞几个好的电视剧脚本。人们不是喜欢看惊险故事吗？他自己可以当顾问。保准比那些粗制滥造、违反常识的电视片强得多。有最现代化的信息手段，为什么废而不用？拍成录象，好的卖给电视台，其他的可以到各连队去放嘛，不比露天演出，天天搭台子，天天化装好得多吗？卖来的钱还可以进行基本建设，投入再生产，岂不一举多得？

可是，每一次这样想过，到头来都是一声长叹，伴随着哑然失笑。没有权，他就是有天大的抱负，也等于零。

现在，终于有了转机。如果领导信得过他，群众看得起他，他倒很想试试，哪怕立“军令状”也行。如若干不好就引咎辞职，也不枉了这五尺之躯，一腔热血！然而一旦冷静下来之后，他就明白，命运给他的机会只有一半，那一半还握在卢金升的手里。不用问，只从卢金升那半是玩笑半是反唇相讥的话语中，便可断定，对方一定也已经知道：他是他的竞争对手。

但丁强并没有为此而消沉，反倒生发出一种勇气。有竞争总比没有竞争好。竞争嘛，谁有本事谁上。别人上去，可能干得更好；但是我上去，会比他干得更好！——人就得有这么点自信。没有这点自信，能干得成什么事业？

然而，今天，当他把破案的方向指向石晓春和蔡运良的时候，他却忽地犹豫了。会不会是竞争的渴望左右了我的神经？会不会是错觉欺骗了我的眼睛？会不会是往日的成见干扰了我的判断力？……

丁强把案情前前后后在心里又重新理了一遍，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终于，他慨叹一声：

“我问心无愧！”

4

一个有名的外国数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道题：一条新闻，要传遍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需要多少时间？当然，这不是指利用现代化的新闻传播媒介，而是指用口——人们的嘴。答：只需两小时。这原理很简单，用中国的一句俗话，就叫做一传十，十传百。如此看来，在师机关所在的深山沟里，一条消息要想让它人人皆知，又用得了几分钟呢？

果然，就在小蔡被“行政看管”之后的几分钟内，消息不胫而走，一阵风似地刮遍了整个营房，成了“夹皮沟”——人们对师机关所在地的戏称——当日的最大新闻。刹那间，人人似乎都变成了大侦探福尔摩斯或波洛，聚在一起进行着“严密”的“推理”。

“我说怎么样，家贼难防吧？”有些人大概对邮电所的案子早有耳闻，此时摆出了一副先知先觉的模样。有些人似乎还有些半信半疑：“真没想到是小蔡？”“没想到的事多了。”另一个反唇相讥，“你能想到阿波罗登月飞行吗？你能想到一个演员当美国总统吗？你……”“阿波罗是谁？”又一个插进来，“是不是《尼罗河惨案》上的那个大侦探？”“张冠李戴。那是波洛。这是阿波罗！”“啊，菠萝。嘻嘻，这名字有意思。”“去你的吧，还洋梨呢！孤陋寡闻！”“扯哪去了！哎，我问你们：要真的是小蔡，卢科长家属会不认识他？”“这倒是……”“嗐，你们哪，卢科长家属和小蔡……啊，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点声嘛……”“去去去，啃你的菠萝去吧！”“哎哎哎，你这是什么态度？”“算了，算了。”“哎，别往外传哪！”“传？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在澡堂子里听见的……”“二杆子！”……

人们嘈嘈切切，议论纷纷。甚至家家餐

桌上的汤碗里都被搅起了波澜。但只有石晓春，却令人奇怪地保持着沉默。有些平时和石晓春关系不错的战士，私下里关切地询问过她："石姐，小蔡抓起来了，你听说了吗？真的是他吗？你是没认出来，还是让他骗了？"每逢这时，石晓春总是淡然一笑，说声："我不知道。"接着就找个借口离去了。好象她对这事压根儿也不感什么兴趣。但人们发现，她的笑是很勉强的，绝不似往日那么光彩照人，能使人由衷地赞叹一声："真美！"而这，又使那些关心她的人发出另一种感慨："石姐这人哪都好，就这点不好。有什么事，总是锁在心里。就跟听了人们败坏她名声的那些话似的，换个人，早不干了。可她，真是个宰相肚子……"

但是，石晓春只要一回到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仿佛上了一天班，很累，进门就往床上一倒，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恹恹地不肯动弹。有几次是听到门响，卢金升下班回来了，她才想起做饭。尤其在卢金升面前，她也时常发呆，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缩了回去。泡茶，不是打翻了茶杯，就是把暖瓶塞当成杯盖扔进了茶水里。更可笑的是织毛衣，织好了，她让卢金升试试，卢金升把袖子往胳臂上一套，天，袖口竟跟领口一样肥。她这才想起忘了缩针。

这些，当然没有躲过卢金升的眼睛。终于，在这天晚上，卢金升放下手头的工作，问：

"晓春，你近来好象有什么心事？"

说吧，多好的机会。你不是早就想跟丈夫好好谈谈了吗？石晓春坐在床上，正心不在焉地织着毛衣，闻听此话，停住了手中的竹针。但一接触到卢金升那探询的、专注的目光，她忽然又胆怯了。手不由地一哆嗦，又埋下头，飞快地编织起来。

"从打那天老丁来过以后，"卢金升又说，"我就发现你有些神不守舍。告诉我，怎么回事？夫妻之间应该是无话不谈的……"

"我……"石晓春嗫嚅着，突然扔掉毛衣，双手捂住眼睛，嘤嘤地哭开了。

"你怎么了？"卢金升起身坐到石晓春身边，略为吃惊地问。

还是哭。卢金升走过去把屋门关紧，回身等待着石晓春的回答。急也没有用。在女人的眼泪面前，男子汉常常表现得束手无策。

石晓春终于抹去了眼泪。她紧张地捕捉着丈夫脸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反应，试探地问：

"你……都听说了吗？"

"什么？"

"他们把小蔡抓起来了……"

"噢，你就是为这个哭啊！看把你吓的。"卢金升似乎松了一口气。眼珠一转，却又倏地朝石晓春回过头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钱不是小蔡骗去的！"石晓春几乎脱口而出。

"嗯？"卢金升索性转过身来，面对着仰脸观望着他的石晓春，问，"你怎么知道？"

"我……"石晓春一阵慌乱，想不说似乎已不可能。沉默片刻，终于支支吾吾地说，"要是小蔡，我，我还能认不出来吗？"

"既然如此，老丁来，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卢金升好象并不相信她的解释，把手一背，冷冷地问。

"我……"石晓春又是一阵慌乱。她极力回避着对方的目光，伸手去摸扔在床上的毛衣。但胳臂却一把被卢金升抓住了：

"晓春，我说过，夫妻之间无话不谈。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丈夫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向她提问，言语中透着不信任。石晓春更慌了，想把胳臂抽回来，但卢金升抓得很紧。怎么办？说，还是不说？说了，他会怎么样？不说，他又会怎么样？石晓春

脑子乱了，一时不知所措。

卢金升在逼视着她。她受不了对方眼里那种怀疑、冰冷，甚至是惊惧的神情。“你松开手，松开……”她几乎是哀求着说。然后从自己的小挎包里摸出一封信。

这是一封出自一个幼稚的小青年之手的信。确切一点讲，也许应该把它叫做情书。那天，小蔡慌慌张张地把信塞给她。她刚想拆开，却被小蔡止住了：“等我走了，你再看。”小蔡仍象来时一样慌慌张张地走了。她把信拆开一看，顿时脸都羞红了。起初，她觉得十分好笑。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竟会爱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女人！简直是荒唐，不可思议。莫不是这小伙子的神经出了毛病？然而当她把信读完，一股怜悯之情却又悄悄袭上心头。

小蔡在家本来有一个未婚妻。当姑娘知道小蔡因提不了干很可能要复员的时候，竟变了心。小蔡原本就是个内心感情十分丰富的小伙子，遭到这意外的一击，精神上受不了了。一天，石晓春为了还一本书，下午上班时顺便来到俱乐部。却发现小蔡手拿剪刀，一边流泪，一边把一件崭新的衣服铰得稀烂。“你疯了！”石晓春奔过去，夺过剪刀。小蔡象个孩子似地呜呜哭开了。石晓春拿起衣服，一下子愣了。她清楚地记得，这件衣服是她亲手做的，衣料还是她帮小蔡选的，是小蔡准备送给未婚妻的礼物。

这里是山区，是一个偏僻的角落。从这到最近的县城，少说也有一百里地。进山的公路只有一条。冬天遇到大雪封山，常常要出动机关和直属队的全部人马扫雪，不然就会同山外断了联系。本来，从军事角度看，这里绝不适宜驻扎机动性较强的野战部队，倒十分适合游击队活动。据说这是“副统帅”当年红极一时的时候，从未来核战争的特点出发，为保存兵力所做的“英明决策”。这已成为历史，且不去管它。就因为这，给部队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只说这穿衣。倒是有个服务社。但要想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却难乎其难。柜台上摆着的，大部分是工艺粗糙、式样陈旧、久已无人问津的蹩脚货。而要做一件衣服，则要跑到一百里地外的县城，况且也很难尽如人意。

石晓春所以在一些年轻的干部战士中间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尽管这遭到那么多人的非议，最早，还是从这衣服上开始的。起初，她只限于评论，并帮助人们挑选。后来有人恳求她代为裁剪。盛情之下，她操起了剪刀。自此便象打开了闸门，“加工订货”源源不断。年轻人求她做衣服，并非单单为了赶时髦，很多人所以想要一件漂亮点的服装，或是准备退役以后以“崭新”的姿容出现于众人之前，或是遥寄家乡的兄弟姐妹以尽自己的情份，更多的则是准备赠给自己的“意中人”，以博得对方那粲然的一笑。小蔡即属此例。不知为什么，衣服是给别人的未婚妻的，但石晓春踩动了缝纫机时，心里常常会涌起一种自己要做新媳妇的感觉，既有几分甜蜜，又有几分羞怯。尽管这占去了她很多的业余时间，但当年轻人们把未婚妻夸赞衣服的信念给她听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一些刚跳进爱河的小青年，在常人面前，对自己恋人的情况总是讳莫如深，却独独愿意说给她听。他们把藏在贴身口袋里的女友的相片偷偷拿给她看，如果她说“好”或“不错”，这小伙子就好象服了兴奋剂一样，一夜怕也难以入梦。以后若再对人提起自己的对象，往往会把她抬出来：“石姐说不错！”仿佛这门亲事只要她点了头，就基本上成了。当初小蔡也是如此。石晓春端详着那姑娘的照片赞不绝口：“瞧这姑娘长得多秀气，一双眼睛多水灵！小蔡，你好福气呀！”小蔡听了，只差没从屋顶上飞出去。

有意思的是，尽管有些人背后议论她，却也来求她裁衣服。连一些师首长的家属也

“礼贤下仕”，登门拜访。但是“账”却记在卢金升的身上。即便夸几句石晓春的手艺，也是“卢科长的家属”如何如何，仿佛石晓春只是卢金升的装饰，真正有光彩的，令人感激不尽的，还是卢金升。试想，如果卢金升对石晓春不予支持，横加干涉，这些人们何时才能在服装上实现“现代化”呢？

扯远了，拉回来。面对小蔡的冲动，石晓春只有好言相劝，好不容易才使对方安静下来。自此，她每天从俱乐部过，都要去看看小蔡，总怕他一时想不开，出什么意外。在那些日子里，她象个知心朋友似的，给了这个悲伤至极的小伙子以最大的安慰。谁能料到，她的善举却萌发了这颗多情的种子，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本来是好心。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真的，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只不过，可谁想到……”在丈夫面前，石晓春感到内疚。她急急惶惶地为自己辩解着，语无伦次。蓦地，她愣住了。卢金升的脸变得煞白，信在手中被用力攥成一团。她不禁退了一步，一只手下意识地抬起来遮住了面颊。她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大气也不敢出，只是惊恐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风暴的袭击。

然而这种袭击并没有发生。卢金升只是冷冷地盯视了她一会儿，攥紧的拳头渐渐地松开了。随后转过身去，把手中的纸团抛到桌上，头也不回地说：

“你睡吧！”

石晓春蓦地感到一阵晕眩。她宁肯丈夫发一顿火，骂她感情用事，骂她招惹是非，甚至骂她不贞。可没想到……卢金升的冷峻刺痛了她的心。在这冷峻的背后，她感到了强烈的不信任。此刻，她仿佛才意识到，十年来，维系着两人感情的纽带是多么脆弱。对此，她早有预感，甚至十年前卢金升第一次向她表白心迹的时候就有了。只是由于她的软弱，她那渴望爱抚，渴望别人同情的心，才阻止了她把一切都无保留地倾诉出来的欲望。而正是为了这种预感，她曾怎样地竭尽心力，带着一种几近忏悔的心情，对卢金升献上了自己全部的温柔和体贴。那无数个已经逝去的夜晚便是明证。

那是怎样的一些夜晚呀！每当卢金升伏在桌前看书或写什么的时候，她在安顿儿子睡下后，总要悄悄地坐在一边，手里打着毛活，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那潇洒的背影。那一刻，她的心是那么恬静，目光是那么温柔，如同慈母观顾着子女在灯下温习功课。而只要卢金升习惯地伸手去抓茶杯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茶杯总是满满的。如果有一次他端起茶杯是轻的，那不是因为别的，准是她不在家。她就那么一宿一宿地陪伴着丈夫，直到丈夫实在困倦了，哈欠连声，要去睡了，她的毛线活才算告一段落。卢金升曾惊讶她怎么总有织不完的毛活。她总是淡淡一笑，并不解释。后来卢金升才发现，这毛衣或毛裤，不到该穿的时候是绝不会完工的。为了陪着丈夫，也许只是为了多看他一会儿，她总是在第二天把头一天织好的部分拆开一些重织。这织不完的毛线衣，编织着她和卢金升爱的经纬……

可是今天……唉，何苦呢？不说了吧！石晓春突然觉得委屈，想大哭一场。她强忍住眼泪，倒在床上，拉过被子蒙住了头。

这时，也许只要卢金升坐到她的身边，替她擦去眼角的泪，或者说一句充满温情的话，她便会立刻忘掉他的冷漠，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发誓说永远爱他……然而，卢金升并没有这样做。他大概依旧立在桌前，一任男子汉的妒火在焚烧他们的爱情。

她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5

在人们的印象中，卢金升是个“怕老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